

# 論英國與中共的外交關係

林碧炤

## 一 前言

一九七八年是中共外交相當活躍的一年。一方面，北平所派往國外的訪問團，數目增多，另一方面，它與西方國家所簽訂的條約，也比以前增加，所牽涉到的項目和範圍，更為廣泛。綜合各方面的研究和報導<sup>①</sup>，中共政權的外交重點為：(一)爭取國外科技(二)擴展對外貿易和(三)增進文化交流，而其主要目的不外乎是在設法利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和資金，在其內部進行所謂「四個現代化」的工作；并在世界各地區，繼續執行其所謂「反帝，反殖，反霸」的外交路線。爲了取得西方國家的科技，同時也爲了對付蘇俄的威脅，北平必須耍拉攏西歐國家——西德，英國與法國，因爲這些國家不但是工業技術的先進，而且是爲今世界的主要武器製造者。中共目前無法從美國獲得武器，也得不到它的外交承認，只有求助於西歐國家。迄今爲止，中共高級官員，包括主管貿易，外交和國防的人員，幾度訪歐，同樣地，歐洲政經領袖亦曾紛紛答訪。值得吾人深思的問題是，目前中共與歐洲國家間的密切往來是否與過去有某種程度的連帶關係？西歐國家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爲何變得如此重要？這些國家所能滿足北平者是軍火？貿易？科技？或者學術？西歐國家與中共的外交關係之間存在着那些問題？本文將以英國爲重點，依次討論這些問題。

## 二 歷史的回顧

每一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受經濟因素，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影響，英國亦不例外。基本上，英國是一海島國家，仰賴對外貿易。從英國進入國際社會以來，它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標在於保護帝國的經濟利益，例如，海上航行的安全和自由，海外市場的壟斷和工業原料的取得。換言之，英國的外交具有很濃厚的實用主義氣息，只要貿易的途徑不被阻礙，它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亦不理會其他國家的政治措施，是否合乎民主的原則。<sup>②</sup>中共竊據大陸之後，英國率先承認僞政權，即是實用主義的十足表現。在當時，

註① 參閱 O. Edmund Clubb, "China and the Three Worlds",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1978, pp. 53-57.

Chalmers Johnson, "The New Thru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Fall 1978, pp. 125-137.

註② 有關英國外交政策，Roy Macridi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Prentice-Hall, 1967) 有簡略的介紹。F. S. Northedge 在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aber & Faber, 1974) 一書中，曾作深入的討論。

英國政府所關心的是香港的安危，及其在亞洲的其他殖民地的利益，至於中國大陸淪入共黨魔掌所將造成的衝擊，及其對世界和平所將發生的影響，它都抱着冷漠的態度。英國政府以為，承認中國大陸的現況以及新政權的存在，足可贏得中共的好感，進而保存香港，並以此地為中心，推展貿易。但是後來的發展證明，英國的這種想法是不實際的。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倫敦和北平之間的關係只能說是正式的，而非友好的；他們雖然互換使節，互派官員訪問，但在實質的外交關係上，例如貿易、經濟合作，少有進展。③論者認為，政治和經濟的因素，都是阻礙雙方外交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領袖之間缺乏情感和相互體認，貿易結構的不配合和外交政策的明顯歧異。

在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中，政治領袖之間的情感是很重要的因素，它可以使外交關係變得更密切，亦可以破壞傳統的友誼。英國原任首相與美國總統之間的感情，是促成二國親密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吾人無法否認，英、美兩國保有不尋常的外交關係，因為雙方不僅是同文同種，而且具有共同的政治和經濟利益。④反過來看，從英國國會紀錄，以及戰後英國歷任首相的演說之中，我們很難發現，他們有親中共的趨向。這一羣政治領袖的教育、思想和抱負都與中共領導人物，截然不同；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經濟發展和憲法體制的看法以及基於這些理念而產生的做法，也和中共的階級鬥爭、武裝革命和土地改革，大相逕庭。艾登、麥米倫和威爾遜諸位首相的個人背景，明白顯示，他們與中國沒有密切的關係，對於中國問題，也不表關切。事實上，英國的政治領袖正忙於帝國內部的殖民地問題和經濟問題，無暇顧及遠在亞洲的中國問題。他們承認中國大陸的現況和中共政權的存在，但是，政府的政策和民衆的意願，只不過在於維持外交關係，促進貿易和保護香港的既存利益。他們和中國沒有傳統和文化上的關係，和中共的政治領袖更缺乏私人的情感。這種文化上的隔閡和私人友誼的欠缺，造成極為強大的相對阻力，使得雙方的關係無法推展。

貿易和經濟結構的不協調也是重要的因素。⑤中共在五十年代的主要貿易伙伴是社會主義國家，而非英國。隨着毛蘇友好同盟合作條約的簽訂以及經濟援助計劃的執行，中共的經濟發展更加依賴蘇俄的協助。蘇俄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四年分別給予中共三億和一億三千萬美元的貸款，所提供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廣及航空工業、儀器工業、化學工業、汽車工業和農機工業。在貿易方面，中共有一半以上的進出口貨物是買自或賣往蘇俄，如果連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計算在內，中共有四分之三以上的貨物是購自和售給蘇俄及其附庸國家。很明顯的，當時中共可從這些共產國家得到足夠的物資與資金，不必再求助於其他國家，以免破壞了共產集團的經濟聯合。

註③ 有關英國與中共外交關係，西方學者的著作有限，Robert Boardman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rper & Row, 1976) 可供參考。

註④ R. B. Manderson-Jones,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West European Unity 1947-1956*.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72).

註⑤ 此處的資料引自高向果著共匪對外貿易之研究，二七一—二六頁。A. Eckstei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McGraw-Hill, 1966).

就英國而言，它所遭到的困難也是多方面的。雖然，「中」英貿易協會於一九五四年成立，并隨即派遣一個代表團赴北平訪問，但這種做法對雙方貿易之促進毫無幫助。首先，我們必須提出，當時英國的經濟正處於重建的階段，它的汽車工業、紡織工業、化學工業以及機械工業，均急待換新設備。在戰後的十年，它的工業生產力只能應付國內和殖民地的需要，很難擴展外銷，尤其是對中國大陸。即使英國願意盡全力開拓大陸的市場，而中共也同意購買英國貨物，英國亦必先增加生產，同時也要處理一項極為困難的問題——得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中協調委員會的同意。根據該委員會的規定，北約國家輸往中共的物品，假若具有戰略價值者，必須獲得它的許可。其中受到管制的物資，從石棉、甘油、工業零件，到彈藥、大砲、坦克、種類繁雜無法一一列舉。⑥無論如何，協調委員會的規定是有形的。這種組織性的障礙，英國的工商人士在考慮與北平作生意之前，必須先予顧及。接着，我們要注意到，英國與中共之間的供求關係並不配合。中共出口農產品和輕工業加工品，例如罐裝食物等，英國人並不需要，再者，它可以從澳洲、紐西蘭和加拿大，進口更便宜的農產品。中共所要的進口的機械、工業用工具和設備，英國雖有能力予以提供，但必須和俄製產品競爭，有些物品又必須得到協調委員會的同意。總而言之，英國與中共之間的通商往來，存在着很多難以克服的障礙。相形比較之下，英國的進出口業者與歐洲國家和殖民地通商，幾乎是毫無阻礙；特別是在國協國家和殖民地地區，他們從談判貿易，簽定契約，安排船運，到辦理外匯，都享有多種便利。在自由的經濟制度下，英國商人很自然地集全力於這些地區，而忽略中國大陸。

除去經濟的因素之外，雙方外交政策的歧異也值得討論。中共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外交政策完全配合蘇俄的政策目標，推行所謂反帝路線，和世界革命。在冷戰的氣息瀰漫世界之時，中共自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堅份子，從未放棄任何機會去打擊美國和西方國家。雖然學者們若 Hinton, Barnett, 諸人，認為中共的外交兼具有實用主義和革命主義的色彩，<sup>⑦</sup>有時前者的考慮還超過後者，但它所持有的意識型態和外交基本路線，始終沒有改變。這種反西方的外交路線和英國政策是互相抵觸的。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英國的對外政策建立在三個支柱之上：英國與美國的關係，英國與歐洲的合作以及英國與國協的互助。基本上，它維持與美國的經濟與軍事關係，亦就是一般學者所稱的「特別關係」，同時，和歐洲國家合作，促成該地區的團結，以對付蘇俄的東進勢力。英國認為，透過此一安排，配合國協組織，它仍可以在國際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不準備積極地參予世界事務，而是做一種選擇性的介入，尤其是當美國遭遇到談判或和戰的難題之時，英國便以中間人的姿態出現。韓戰和台海戰役都是很好的例子，在這二次重大

註⑥ A. Eckstein, *China Trade Prospects and U. S. Policy*. (Praeger, 1971). 協調委員會所管制的物品計有一百六十項，其中四十項與軍火有直接關連，其餘一百二十項，種類繁多，性質各異。

註⑦ Harold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是研究中共外交的代表作。一九七〇出版的 *China's Turbulent Quest* 略為遜色。A. Doak Barnett 的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pp. 87-90. 可供參考，以上三本書對於歷史性的陳述各有特色。

的國際糾紛之中，英國來往於美國和蘇俄之間，傳送情報，並在必要時，向兩國政府提供建議。<sup>⑧</sup>英國這種做法無異是繼承它的政治傳統，亦即以掮客的身份，保持世界的現狀，其主要目的則始終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例如保護它的殖民地 and 貿易的機會。因為英國的政策和國家利益與西方世界有密切的關係，儘管它一再聲明是以中間人的立場出現，它的對外政策仍然得不到中共的好感。批評英國政府的文章時常出現於中共的主要報刊和雜誌，指責工黨政府為美國的走狗。<sup>⑨</sup>隨着國勢日微，英國依賴美國的經濟援助和核子保護，愈為明顯，其「中間人」的地位亦發生動搖。美國不再認為雙方的特別關係具有重要的價值，不再需要英國出而調停重大的國際糾紛。當麥米倫於一九六一年訪問華盛頓之時，他面告甘迺迪，英美的特別關係是世界和平的支柱，甘氏則反問：特別關係是何物？甘、麥二年的對話明白地指出，英國已經不再具有經濟和軍事的影响力來擔當「中間人」的角色。日暮窮途的大英帝國需要另尋出路，找出適合於它的新角色。在此重要關頭，英國的實用主義作風，表露無遺。它承認帝國的沒落，重新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給予殖民地以獨立的地位，改善和其他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其中包括日本、中共以及中東國家。<sup>⑩</sup>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之事，初因戴高樂反對而失敗；對中共的外交，亦少有進展，原因是阻礙關係進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中共照舊批評英國政府，雙方的外交政策還是很不一致，貿易的障礙仍未消除。

文化大革命破壞了中共的外交，也影響到於英國的關係。<sup>⑪</sup>首先是中共集中全力於內部問題，使外交活動受到限制，倫敦與北平之間只維持官式的往來，雙方缺乏主動。接着，左派人士鼓動香港暴動，影響殖民地的治安，英國開始面臨中共文革所帶來的造反外交的威脅。由於在北平的英國使館遭到損毀，英籍記者格雷被監禁，使館人員受辱，英國與中共的關係一度非常緊張。英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并限制中共駐美使館人員的行動。雖然中共的措詞很強硬，英國政府的態度也無妥協的表示，雙方外交關係並未因此而中斷。研究文革時期中共外交的學者Gurtov氏表示，造反外交是少數急進人士策動的結果，中共中央並無意把文革引進對外關係的範圍之內，他進一步指出，中共的主要決策機構也未下達攻擊外國使館的指示。他認為，文革對於中共外交關係的損害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卻是很有限的。<sup>⑫</sup>從Gurtov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英國與中共外交關係的緊張情勢是因為文革期中，內部混亂所造成的結果，它從未牽涉到任何政策的爭執，或者是其他政治與經濟的糾紛。就英國而言，文革的暴動是突

註⑧ 見 Boardman, op. cit., Chapter IV. 以及 G. F. Hudson 'Typhoon Coast' Twentieth Century. (April 1958)

註⑨ 世界知識(一九五九年)第六期，十四期及二十期，都登有批評英國的文章，同一時期，人民日報及光明日報對英國也持不友好的態度。由於這些期刊和報紙均受黨的控制，他們的言論代表中共的立場，實不容懷疑。

註⑩ Northedge 前揭書第六章可供參考。Humphrey Trevelyan "Towards a British Role in Foreign affai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ril 1978, pp. 204-211. 亦有詳細的討論。

註⑪ M.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40 (1969).

註⑫ 前揭書。

發的，而且是中共的內政問題，它不願意採取嚴厲的報復行動——斷絕外交關係，來抵償紅衛兵對英使館及使館人員所造成的損害。對於以貿易立國的英國來說，和愈多的國家保持關係，貿易的機會也愈多。這種傳統的立場，使英國儘量避免與其他國家斷絕外交關係。因此，倫敦和北平之間，面對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仍能維持外交關係，無視於強硬的措詞和再二連三的抗議文件。<sup>⑬</sup> 文革平息之後，英國與中共外交關係亦恢復了正常。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為止，雙方的外交關係略為改善，互相訪問的人數較前為多，也較頻繁。<sup>⑭</sup> 一九七二年三月，雙方同意將代辦級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並且發表聯合公報，表示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的完整。<sup>⑮</sup> 英國之所以決定與北平改善關係，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亦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對共匪態度的轉變，使得英國有改變政策的必要。在西方國家中，義大利、加拿大、法國都已與中共建立大使級關係，美國總統尼克森又於一九七二年初訪問北平。英國原以首先承認中共政權的西方國家自居，面臨此一國際情勢，自難視若無睹。將使館升格對於實質的外交，並沒有多大的意義，然而，它所代表的是一種形式，表示英國並不落於他國之後。第二個原因則牽涉到英國整個外交方向的問題。前面說過，英國與美國的特別關係已經不復存在，求助於歐洲共同市場成為適時的選擇，一九七二年前後，英國正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此時執政的保守黨政府急欲製造出一種印象，強調英國在國際社會中依然大有可為，以便鼓勵民心與士氣。申請加入共市和改善與中共的外交關係代表着無窮的希望，一旦成功，可以擴展貿易，復興經濟。第三個原因則來自中共本身。文革結束之後，中共的外交活動變得更為積極，企圖拉攏亞、非、拉國家與西方國家，共同對付蘇俄。這從中共宣傳機構開始使用溫和字句來報導英國政情和中共外交人員活躍於倫敦政治圈的兩件事實，便明顯地看出，北平已經有了求變的意願。基於以上三種因素，英國與中共改善關係的談判，並未遭遇太多的難題，使館升格之事遂告順利達成。

嚴格的說，使館升格並非英國與中共外交關係的轉捩點。一九七二年以後英國對北平的政策和它所採取的行動只能說是國際社會中的例行事項，例如文化交流、交換訪問等，這些活動既未牽涉到政策問題，亦缺乏重大的政治意義。<sup>⑯</sup> 事實上，雙方關係的突破是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到一九七八年完成。我們現在所必須注意的問題，已經不再是統計數目的增加，而是一個很基本的變化：外交的主動已由英國轉到中共。更明確的說，中共已經明白表示，英國是它的外交重點之一，它急需英國的政治、經濟和科技的協

註⑬ 文革期中，保守黨領袖休姆要求英國政府對中共採取嚴肅的報復措施，工黨政府置之不理。一般而言，保守黨的反對比較強烈，保守派的報紙例如每日電訊報也批評政府措施的不當。

註⑭ 例如，一九六九年英經北平代辦，應邀參觀南京、上海及杭州各地，文革期中被禁的格雷，以及其他六名英人先後被釋放。一九七〇年九月，英國外交部遠東司長赴北平訪問，所謂交換大使之事於此時提出。

註⑮ 泰晤士報，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四日。  
註⑯ 一九七二—一九七六年的倫敦與北平的關係，並不受重視。與美匪關係比較起來，這個問題顯然被學術界擱置。主要的原因是美匪關係牽涉到太複雜的政治問題，可供研究的題目也比較多。

助。

### 三 現況的分析

最爲學者們所關心的問題，是英國將否成爲中共的主要武器供應者？以英國軍火工業的進步，和中共軍事設備的落後，兩者成爲軍火貿易的伙伴原屬順理成章。一般人最注意的是中共所要購買的 *Hunter* 型飛機，又稱爲獵狗型垂直升降戰鬥機。<sup>①</sup>因爲這一類型的飛機很輕便，容易隱藏，又不需要長的跑道，很適合於防衛中國北部疆界。軍事家們認爲，外蒙古最適合坦克作戰，一旦坦克由俄境進入中國大陸，獵狗型戰機可以迅速垂直起飛，攜帶火箭和飛彈，摧毀坦克部隊；平時又可使用蒙古包加以偽裝，逃過空中偵察。中共有意購買這種飛機，並不是最近的事，早在一九七三年便已提出<sup>②</sup>。英國一直擱置此項出售案件，主要是爲了避免刺激蘇俄和招致美國的反對。從一九七四年以後，訪問倫敦的中共官員幾乎都照例參觀這種戰機的起飛和實彈射擊。這種舉動不外乎是在強調北平對於購買飛機的興趣。英國軍事學者對於中共究竟要買多少架獵狗型戰機，並未提出正確的數目。綜合各方的見解，中共可能需要三百架才足以應付所需。這種估計顯然是考慮到蘇俄進攻中國大陸的路線可能有二條，一是從東北進入北平（即是金人的路線），二是從塞外攻入中原（蒙古人的路線）。爲了防範蘇俄的可能威脅，中共需要嚴密的防空系統和數量頗多的高性能飛機。今年十一月，中共副總理王震訪問英國，和英外相歐文簽訂了一項技術合作和貿易協定。簽約之後，他只表示中共有意購買武器，並未明白指出雙方是否已就售機之事，達成協議<sup>③</sup>。英國的態度也是相當謹慎，官方發言人一再否認雙方已經獲致最後的決定。<sup>④</sup>英國報刊形容工黨政府的立場爲困難的，並且警告政府官員，應該重視蘇俄的態度。從種種跡象來判斷，工黨政府似乎不願以出售戰機之事，刺激蘇俄。美國政府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假若美國反對英國出售戰機給中共，這項交易將得不到協調委員會的許可。根據外電的報導，美國國務卿范錫對歐洲國家出售武器給中共一事，曾發表一項很模糊的政策聲明。華盛頓郵報於十一月十日報導，美國對於歐洲國家向中共輸出防衛性武器，將不予反對。<sup>⑤</sup>現在問題的爭執中心是獵狗型飛機究屬防衛性武器？抑或攻擊性武器？這一點應該從地理的觀點加以解釋。就英國而言，獵狗型飛機是防衛用的戰鬥機，航程半徑六百哩，載藥量有限。但是

註① *James' All the World's Aircraft. 1976-1977. pp. 186-187.*

註② 一九七〇年九月中共民航代表團訪英，倫敦傳言北平有意購買協和式飛機，不過，此行的重要目的在於採購三叉式客機，以及爲將來的談判鋪路。一九七三年六月姬鵬飛訪英，購買獵狗式戰機的提議，於此時提出。同年九月，另一民航代表團訪英。

註③ 星島日報，華僑日報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註④ 英國重要報紙，泰晤士報及衛報，沒有詳細的報導。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美國可能會對英國施加壓力。

註⑤ 據該報所稱，美國的新政策如下：「①美國不對中共及蘇俄輸出武器②美國反對對中共出售對鄰近地區，特別是台灣與蘇俄，構成威脅的武器③美國以往反對北約國家對中共輸出武器，現在不反對防衛性武器的輸出。」這些報導尚待進一步證實。國務卿范錫曾經被詢及有關法國準備出售反坦克飛彈給中共一事，他回答：「這是一件別國必須自行解決的事」。截至本文完稿爲止，美國官方的立場爲何，還待證實。

，這種飛機很適合於歐洲大陸，尤其是北約組織；它可以防衛德國的邊界又具攻擊的效能。它可以迅速起飛，超過邊界，攻擊指定的目標，既可用於空軍作戰，亦可以配屬陸軍。假若中共順利地買到這種飛機，然後大量仿製，編入防空部隊，對於蘇俄將是一項威脅。蘇俄一方面要考慮對中共發起軍事攻擊；所將遭到的阻力，也要顧及它本身可能遭到的反擊。基於這種理由，蘇俄對於英國出售飛機一事，大加反對，並且一再對工黨政府施加壓力。英國勢必要考慮到蘇俄的可能反應和美國的態度，並且詳細地研究這種飛機對於毛俄關係所將造成的影響。我們可以預見的是，一旦毛俄之間有了大規模的衝突，獵狗型飛機倘為中共購得，勢必擔當重要的防禦和攻擊任務，而且飛機零件的供應，新機的補充，和技術上的指導，都將使英國介入毛俄糾紛之中。◎總而言之，獵狗型飛機已經成為相當敏感的政治實體，英國在決定出售之前必須考慮此事可能引起的利害得失。

除去這種飛機之外，英國尚可供應中共多種武器，例如酋長型坦克，新型的反坦克火箭砲，通訊設備，輕便型步槍以及海軍設備等。根據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的報告，英國每年向三十一個國家輸出武器，種類達五十一種。◎就貿易的立場而言，只要中共繼續執行所謂「軍事現代化」的工作，它毫無疑問的是英國軍火商所樂意開拓的市場。目前英國與中共的武器買賣所遭遇的困難是，任何交易須先獲得協調委員會的批准，英國政府不能任意行事。另外的問題是中共並不計劃進口大量的軍火，它的作法是進口少量武器，然後模倣製造。整批買賣和技術合作所牽涉的問題，各不相同，後者往往會使軍火製造者陷入政治糾紛，或會由于政治情況的改變，導致軍事合作的破裂。除非雙方政府有了默契和軍火製造商得到了保證，軍事合作的進行並非易事。◎就目前的情況言，英國尚未和中共達成製造步兵用武器的合作計劃。現有的軍事合作方案是利用羅斯萊斯的引擎，裝配米格飛機。◎將來英國是否與中共擴大合作的範圍，政治的考慮極為重要。

英國也可以提供造船、通訊、機械、化學、電子和鑽油等工業技術和設備，其中造船工業和鑽油技術最值得注意。因為英國的造船工業一直處於不景氣的狀態，假若中共有意訂造船隻，或者購買船塢設備，當可解決造船工人的失業問題和帶來巨額的外匯。英國的財經人士一再要求工商界，尤其是面臨倒閉危機的造船公司，注意中共的市場，和日本造船公司最近一年來在大陸的兜售活動。王震訪問英國之時，亦會見了造船業者，商談內容並未公佈；但從電訊報導中，我們發現，英商對於此項交易，抱持樂觀的看法。英國的鑽油設備主要是指開發北海石油的技術和設備。在可見的將來，中共如果計劃大規模探測和開採渤海灣的石油，學習

註② 獵狗式戰機的性能以及攻擊能力，適合中共的需要，但是它並不是具有高度破壞力的武器。目前的爭執所在是，該機已經成為政治問題，而這些問題已經超乎科技的範圍。

註③ Lawrence Freedman, *Britain and the Arm Trade*. 摘要部份刊載於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y 1978.

註④ 基於這些原因，軍火的買賣通常是整批交易。見 Helga Haftendorn "The Proliferation of Conventional Arms" *Adelphi Paper No. 133*.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7), pp. 36-39.

註⑤ 中共目前有意購買羅斯萊斯引擎，裝配於漁船及海軍艦艇，此事尚在商議階段，詳細內容尚未公佈。

英國的科技將是必要的。不過，開發北海石油的科技是集各國科技菁華的結果，從探測、開採、輸送，煉油到保養，英國、挪威、瑞典、荷蘭、美國及其他歐洲共同市場國家，均曾各展所長。爲了取得整套的設備，和學習不同的技術，中共必須和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另作商議。

就學習語文來說，英國也是很理想的國家。一九七五—六六年間，中共曾派出數十名學生前往英國學習語言。中共目前正圖擴展對外活動，亟需通曉外文的人才。中共本身的「外語學院」和「外交部」內的訓練機構雖可負擔部份的教育和訓練工作，不過，派員出國研習亦是訓練的方法之一。我們無法確定中共外交人員的養成和訓練是否依照外語學院→外交部→國外研習的途徑，可以斷定的是，中共駐外機構普遍缺乏精通外文的人員，急待補充。<sup>②</sup>假如中共決定派員前往英國，學習語文，英國政府似無明顯的理由加以拒絕。學習語文究竟和購買戰機不同，所引起的政治和安全顧慮，自亦較少。

#### 四 未來的展望

在短短的一年之中，中共一躍成爲英國的重要政治和經濟伙伴。英國朝野認爲中共爲了實施現代化的工作，也爲了對付蘇俄，只有親近西方國家。基於這種邏輯，英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對於中共均有一種普遍的幻想，寄望於貿易的增加，和政治關係的改善，以便圖利本國，壯大中共，進而牽制蘇俄。西歐國家爲了爭取外匯，解決失業，和繁榮經濟而存有此種期望，固屬情理之常，但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在西歐國家與中共的關係之中，也存在着許多隱憂，必須加以嚴密的注意。筆者之所以提出這種見解，是基於下列三種理由。

(一) 中共和英國的外交關係由疏遠轉而正式化，經過長的時間，但是由正式化而進到親密的階段，則太匆促，整個過程缺乏很堅強的相互基礎；而且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最近外交的主動來自北平。中共官員一再強調與英國貿易和建立友誼的重要性，宣傳機構也刻意描繪英國在世界的重要地位。英國在短暫的歡欣之餘，勢必要注意到，中共的外交攻勢將能維持多久？內部的權力鬥爭是否將引起外交政策的改變？現有種種跡象顯示，中共現代化的工作已經遭致反對，有的人認爲現代化過於匆促和急速，也有人認爲現代化的工作太慢，所享有的自由太少。由於中共對英外交的新攻勢，例如購買武器、文化交流、學習科技，全是推動現代化之後的結果，內部的鬥爭和批評一旦阻礙了現代化的進行，也將影響到現有的外交關係。換言之，中共內部強調自力更生以及意識形態的派系一旦控制決策中心，這些對外的活動，便難逃厄運，現代化計劃可能會被停止，或者變更。事實證明，中共派員出國學習的計劃，已經遭致攻擊，爭論的結果終將引起另一場鬥爭。

<sup>②</sup> G. P. Ja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China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June 1976, pp. 513-524.



(二)除去中共內部的不穩定之外，英國所將遭遇的是其他國家的競爭。英國所特有的工業技術和軍事武器，例如獵狗型戰機，固為中共所需，不過在造船方面，日本將是英國競爭的對手；在鑽油技術方面，美國也是它的競爭對象。由於西方國家已經發展一種特有的心態，認為中共必定緊追現代化不捨，他們不但高估中共的購買力，而且極力討好中共，以便佔有市場。北平正好利用這個機會以「現代化」與「追求科技」為宣傳口號，迴旋於西方工業國家之間，選擇最有利的條件，進行談判，然後簽訂條約。當日本、法國和西德等工商人士競相與中共商談貿易之時，英國勢將面臨堅強的對手。

(三)西方國家的做法，包括對中共的武器供應、資金的融通、交換訪問和擴大貿易等，已經製造出一種聯北平反莫斯科的態勢。將此種互往來看作聯盟的表示，固然有些誇張，但是西方國家不能忽略蘇俄的反應。任何與中共改善外交關係的做法都會刺激蘇俄，因而引起它的報復，損及西方的利益，實是得不償失。更進一步的說，討好北平，犧牲美國與蘇俄多年來維持的和解，並非英國或其他西方國家利益之所在。國際政治圈裏流行一句話：「我的敵人的敵人便是我的朋友」，西歐國家顯然已經引用了這種策略。西歐政治領袖們為了本身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安定與秩序，究應如何進行這場政治博奕，實在應該深思熟慮，慎重將事。

## 新書出版：

# 「中共人名錄」

(中文版)

十六開本 精裝一鉅冊

定價：新台幣壹仟陸佰元  
美金肆拾元

外埠另加郵資：平郵：美金四元  
航寄：美金三十元

限由中央機關，各大專院校圖書館及新聞機構憑公函購用。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啓